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读“陈州笔记”，就好像在听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讲故事。我们看不到讲故事人的面容，但又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他对你娓娓道来，讲一波三折的故事。这就是“陈州笔记”的叙事立场。“陈州笔记”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裹了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文化母体。有些，只有细读“陈州笔记”，你才能慢慢体会，有些时候你只能意会。“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陈州笔记”的叙事风格明显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之称为新笔记体小说，是因为“陈州笔记”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笔记体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别，“陈州笔记”独有的艺术特色，是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的丰富和革新。他给小说拓宽了中国传统叙事学的疆域。“陈州笔记”对民间传说修正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流传在乡间的传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到升华，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使其更为广泛地流传。是一种创造。“陈州笔记”系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雅盗·神偷》写的是陈州奇士，《仙乐·青灯》写的是陈女，《墨庄·花船》写的是陈州百行，《蛾眉·媚药》写的是陈州怪事，《鬼尻·穷相》写的是陈州市人，《花符猎》写的是陈州名流，《刀笔·绝响》写的是陈州传奇，《血灯·追魂》写的是陈州英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州笔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百科全书。“陈州笔记”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陈州因“陈州笔记”，在现实中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这使历史中的陈州不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陈州，而是文化上的陈州，是精神层面上的陈州。“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和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刀笔·绝响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笔·绝响/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陈州笔记系列/墨白主编)

ISBN 978-7-80623-871-4

I. 刀…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75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9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24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670 毫米×1020 毫米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71-4	定价 48.00 元(共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2006年有了个孙女，一副“老爷爷”相就出来了。

灵、异、疯、怪、奇
生、旦、净、末、丑
皇天恨 厚土情
人生一场戏



序

孙方友出生的时候,尽管连年战乱,但颍河里的航运依然繁忙。

商船从京广线上的漯河顺水而下,能抵达远在天边的南京和上海。由于航运,那个生养孙方友的集镇不但是当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是民间说唱艺人乐意光顾的场所。农闲的时候,身背简单乐器的民间艺人乘船而来,说上十天半月之后又乘船而去,他们走一拨来一拨,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地赶,不停地做着营生。在秋高气爽月光明媚的夜晚,如果碰巧了,镇里的街道上就有四五个艺人在说唱。从河南坠子到山东大鼓,从木板大鼓到山东琴书,甚至还有来自豫西和皖北的艺人,他们往往唱的是河洛大鼓和凤阳花鼓。这些艺人说唱的内容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呼家将》到《岳飞传》,从《三全镇》、《金锁镇》、《大红袍》、《响马传》、《蓝桥会》到《包公案》,从《梁祝下山》到《白蛇传》,几乎无所不有。在那些被夜色所朦胧的面孔里,幼小的孙方友往往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听众之一。因此,露水常常打湿他的眼睛和耳孔。

即使在“文革”当中,这种简单的说唱艺术在那里也没有绝迹,仍在地下流行。

毫无疑问,孙方友的文学启蒙是从民间的说唱艺术开始的。但,对孙方友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地方戏剧。

位于豫东的淮阳县,是历史上的陈州府地,也是产生和汇聚地方戏曲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豫剧、越调、太平调、怀梆、二夹弦、四平调、曲剧、道情等等,这些不同的剧种,每年都会光顾孙方友幼年生活的新站镇。那些戏剧艺人不但带来了更为直接的视觉艺术,而且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更宽泛,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孙方友不但熟悉戏剧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能吟善唱,由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他首先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不但能说山东快书,而且会说相声,然后,他成了镇剧团的一个名角。但他饰演的不再是传统剧目里的才子佳人,而是样板戏里的反面人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饰演《白毛女》里的穆仁智、《红灯记》里的鸠山而名扬乡里。

如果说戏剧说唱等不同形式的艺术对孙方友产生了启蒙和影响,那么,他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存在着的文化基因和观念,对他的渗透则是自然的,无意识的。

那个靠着颍河的集镇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土壤。在镇子西街,不但有一座明朝宣宗年间的寺院,一座明朝世宗年间的山陕会馆,而且出了集镇的东门,在颍河边上,还有一座洋牧师为船民和商贾修建的小教堂。这个集镇上的人口虽不足三千,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信伊斯兰教,每当教民到镇西街的清真寺守礼拜的时候,镇里的汉民则会赶到距镇子四十里的县城去太昊陵进香。1949年以后,虽然镇里的小学已经不讲“四书”“五经”,但那棵老槐树下的杏坛仍在,站在讲坛上的老师虽然已不是私塾先生,但他们偶然还会讲起陈州城里孔子当年被困的弦歌台。站在万亩城湖边上的人祖伏羲的陵墓上,如果天好,说不定就能遥望到离陈州府不足百里的老子的故乡。从幼年到青年,孙方友沐浴在各种文化的气息之中,出了西门进东门,自然而然地接受那种已经杂交的文化对他的浸染。

如果说那块有着丰厚的文化库藏的土地,为孙方友后来写“陈州笔记”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则使他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州笔记”的大门。

孙方友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中断学业回家务农。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犁、锄、耨、耙,扬场放碾,喂牲口挑大粪,这些体力活对一个农家的后代来说算不了什么,而真正对他的磨砺是来自精神的层面。由于家庭的某种原因,孙方友成了“可教子女”。失去了政治地位,他既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参军的资格,就连恋爱的对象也和他分了手。他拼命挣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成了偷听敌台的嫌疑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孙方友逃到新疆当盲流。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几经生死。那种无意识的、不可回避的对于生存的苦难和精神的痛苦的体验,对后来写作“陈州笔记”的孙方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阅读“陈州笔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我阅读“陈州笔记”的过程,就是“陈州笔记”的写作过程。“陈州笔记”里的一些著名的篇章,比如《雅盗》、《蚊刑》、《泥兴荷花壶》、《女匪》、《神偷》等等,我都是第一个读者。就我本人的阅读感受,在艺术上,我认为“陈州笔记”的叙事在如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特征:

一、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里的一波,是水,指的是故事,而三折,则是浪,是推动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故事是“陈州笔记”里小说的母体,而故事里的人物,常常被推向生存的绝境,在浓烈的悲剧氛围里,到处弥漫着传奇的雾霭,情节一环套一环,细节一个跟一个。孙方友之所以能在不多的文字里表达一个沉重的主题,就是因为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我们读“陈州笔记”,就好像在听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讲故事。我们看不到讲故事人的面容,但又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他对你娓娓道来,讲一波三折的故事,这就是“陈州笔记”的叙事立场。一种在故事中变化的立场。

在“陈州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故事本来的面目,没有作者主观的评判,是与非都隐藏在故事里。但是,没有评判并不等于没有立场,作者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寄托在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把自己的爱和恨都埋藏在小说悲剧的氛围里,并以一波三折的故事,来承载如下的社会意义:

对历史的审视和现代性。尽管“陈州笔记”里的小说大多以历史为背景,却有着强烈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体现在故事的荒诞性上。《壮丁》里那个名叫袁二狗的壮丁,在战场上与那个头颅没有和身体连在一起的大胡子长官的对话;《瘫匪》里的瘫子在抢劫的过程中,在幻想中自己真的站了起来。这些情节看上去十分荒诞,却体现了现代艺术的一种精神实质,看似不动声色,却是内心世界的无限张扬。由于作者用现实的眼光来展示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了对历史审视的目的。

深厚的文化内涵。“陈州笔记”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裹了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文化母体。这些,只有细读“陈州笔记”,你才能慢慢体会,有些时候你只能意会。

人格力量的显示。在“陈州笔记”里,处处显示着让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天职》里的何伏山出于医生的职责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治好了病,而后他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亲手杀死了他;日本军医宁愿用手枪打死何伏山也不愿意用手术刀活活解剖何伏山。这种人道主义与主观的对立,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展现。在《泥兴荷花壶》里,民间艺人陈三关为挑选一件稀世珍品,可以不顾一切,可是在那件珍品被挑出来之后,当他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段祺瑞的时候,他施计让段祺瑞自己用枪把壶打穿了。还有《捉鳖大王》里的刘二,《狼狗》里面的陈二少,等等。在众多的小说中,这些对人格力量和人性的探视,使得“陈州笔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对社会的批判。“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性、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陈州笔记”的叙事风格明显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但我却把“陈州笔记”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之所以称为新笔记体小说,是因为“陈州笔记”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笔记体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别,“陈州笔记”独有的艺术特色,是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的丰富和完善。孙方友深刻地领会、继承和拓宽了中国传统笔记文学的叙事风格。

对民间传说的修正。当然,“陈州笔记”对民间传说的修正是文学意义上的。流传在乡间的传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到升华,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使其更为广泛地流传,这是一种创造。

二、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

语言的一石三鸟,当然指的是句子的构成,是指叙事语言的丰富性,既是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载体,又包含着深刻的寓意。而就“陈州笔记”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可以归纳如下两个意思相近又相互渗透的层面:

准确性:由叙事语言的精和短构成;节奏感:叙事语言对古汉语字、词的运用,构成了仿佛溪水一样流动的节奏感;趣味性:叙事语言的趣味性则是来自对民间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以上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语言的写实能力、对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陈州笔记”里的叙事语言达到了人木三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石三鸟的叙事语言体现了汉字特有的能量。

当然,“陈州笔记”里的叙事风格还有另外的方面。比如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等等。总而言之,“陈州笔记”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陈州笔记”系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雅盗·神偷》写的是陈州奇士,《仙乐·青灯》写的是陈州奇女,《墨庄·花船》写的是陈州百行,《蚊刑·媚药》写的是陈州怪事,《鬼屁·穷相》写的是陈州市人,《花杀·狩猎》写的是陈州名流,《刀笔·绝响》写的是陈州传奇,《血灯·追魂》写的是陈州英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州笔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孙方友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陈州笔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收在这里的三百二十余篇笔记小说,包括了到目前为止“陈州笔记”的全部篇章,孙方友为此而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意义上的陈州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也因为这个家园而赢得了读者。“陈州笔记”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陈州,也因“陈州笔记”,在现实中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这使历史中的陈州不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陈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陈州,是精神层面的陈州。

“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和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墨白

2007年1月28日

目 录

牛黄	001
狼狈为奸	005
古扇	008
阴影	011
蒲黄	015
枣泥藕	018
文庙	021
皮袄	025
刀笔	027
同学	030
如意	033
澄泥砚	037
赔偿	040
茗香楼	042
陶都树	047
帅府	053
放足	056
玉镯	060
帅痣	063
狼狗	066
官威	070
天职	074
车夫与财主	077

泥兴荷花壶	080
陈州布老虎	084
买马	087
著草	090
功名	093
绝响	096
皇庄	099
知县	102
乞丐	105
云龙端砚	109
听琴图三彩枕	113

附录

孙方友作品收入选集目录索引	117
孙方友作品转载目录索引	127

牛黄

牛黄,中药名,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性凉,味甘苦。功能清热、解毒、定惊。牛黄分多种,有葡萄黄、米粦黄、鸡心黄。最宝贵的为“人头黄”,黄大如人头,粉如花粉,摸摸过指,被染黄的手指几年都难以洗净。懂行的见到“人头黄”,从不用手直接摘取,怕染了指头泄密破财,招来盗宝之人。

一颗“人头黄”,价值昂贵。疯癫如狂的患者沏上一杯牛黄茶灌了,当即就可清醒。“人头黄”为稀世之宝,一般人极少见到。

陈州解三,就曾得到一颗“人头黄”。

解三以宰牛为生,也靠牛黄发财。平常买牛,多买瘦牛。牛胆结实,是永远吃不肥的。有一日,解三购得一头老牛,剥开一看,脏内如黄花盛开,解三惊诧如痴,失声叫道:“人头黄!”

解三第一次目睹“人头黄”,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轻轻用刀剥开那“黄花”,原来内里并不全是金黄色,而是如黑煤渣一般。解三是行家里手,细看了牛黄的部位,才开始小心地摘黄。

摘黄,也是一种技术。一般牛黄,多为汁液,必

须轻轻摘下晾干，等汁液成了固体才能随意翻看。为不染指，解三小心地用刀尖切除肝脏，然后用一片肺叶托起“人头黄”，摘了下来。

解三藏牢了“人头黄”。

不料隔墙有耳，就在解三打开牛腔失声高叫“人头黄”的那一刻，却被邻居夏二听了进去。夏家与解家只一墙之隔，墙上爬满丝瓜秧。夏二搬梯爬墙，把脸匿在丝瓜秧里，一下子看了个清楚。

夏二是个皮货商，往常解三晾晒的牛皮牛鞭，多由他购去再到南阳倒卖。夏二自然知道“人头黄”的价值，眼馋得瞪大了眼睛，差点儿弄出了声响。

夏二回到屋里，怔怔然了许久，决定要盗得解三的人头黄。

半夜时分，夏二登梯爬上了墙头，用系牢的绳索溜到解家院里。他先静耳听了听动静，然后用刀尖拨门。不料门没闩，他深感不妙，心想可能解三有防，便急忙藏了尖刀，匆匆顺原路而回，躺在床上，心中还在“扑腾”。他很懊悔自己见财眼开干了蠢事，怕是自己的所为已被解三尽收眼底，只是碍着面子，人家不愿当面戳穿而已！夏二为此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直到黎明前才迷糊过去，不料刚想沉睡，突然听得解三来了。解三一进大门就高喊“二哥”，一直喊到内屋。夏二很惊，急翻身起了床面带愧色地问：“兄弟，什么事儿？”

解三“嘿嘿”笑着，说：“昨晚我高兴，多贪了几杯，回来时家人已睡，我迷迷糊糊地上了床，连房门都忘了关，半夜一条狗钻了进去，叨走不少牛肉，牛皮也差点儿被撕！我想借你家的梯子把牛皮搭墙上晾一晾，别误你到月底去南阳！”

夏二一听借梯子，大惊失色，心想这解三大概真的看清了昨晚自己的所行，故意来试探虚实！更可悔的是昨夜只顾害怕，竟忘记把梯子从墙边挪开！为不让解三看出破绽，他急忙披衣穿鞋，想把解三稳在屋里，然后悄悄把梯子挪开，以除解三的疑心。不料他还未下床，却被解三拦住了，说：“二哥你睡你睡！进门时我就看到了梯子，在墙上搭着呢！”

夏二一听此言，如傻了一般，直等解三走了，他还未醒过神来。

这一天,夏二如得了重病,心郁如铅,脑际里全是解三的影子。解三为什么进门先说自己喝醉了,是真醉还是假醉?早不来晚不来,为何天一明就来借梯子?而且还说梯子在墙上搭着呢,那墙上被绳索勒的痕迹他是否看到了……

一连几天,这等问题在夏二脑子里来回翻腾,吃不香睡不宁,双目开始痴呆,偶尔还自言自语,时间一长,夏二失去了理智,开始满街疯跑。

夏家人很着急,以为夏二患了什么邪症,又求神又烧香,均不济事,最后请来了一名老郎中。

老郎中进门并不急于给夏二看病,而是细心观察。几天过后,他才对夏家人说:“你们当家的病是心疾所致,一般药物只能顾表而不能治里,眼下只能用人头黄可以根除!只是这人头黄为稀世珍物,一般药店是买不到的!”

不想在一旁自言自语的夏二一听到“人头黄”三字,突然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接道:“解三家有人头黄!解三家有人头黄……”

老郎中一听,便暗示夏二的妻子去找解三。夏二的妻子为治夫病,就以试探的心理去解家求要人头黄。谁知解三一听脸色惧白,连连地说:“没有,我没有!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什么是人头黄!”

夏妻失望而归,对老郎中说:“解三说他没有人头黄!”

老郎中听后笑笑,扭脸对夏二说:“解三不肯救你,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人头黄!”

夏二一听怔然如痴,许久了,突然倒头睡去。夏二一睡三天三夜,像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竟奇迹般地好了。

可是,没过几日,解三竟也疯了,而且比夏二疯得还厉害,到处嚎叫:“我没有人头黄,我没有人头黄……”

解家人急忙请来那老郎中给解三瞧病,老郎中望着解三,让人请来夏二,暗地安排了一番,然后让夏二对解三说:“你没有人头黄!”

不料解三一听此言,更是惊恐,忽地挣脱了老郎中的手,边跑边喊:“我不是不给夏二治病,我压根儿就没人头黄呀!”

老郎中望着疯跑的解三，痛苦地摇摇头，对解家人说：“解师傅的病没救了，没救了！”

夏二觉得很惋惜，想想自己的所为，很是有点儿后怕！

几年以后，解三疯死野外。解三死后，其子承父业，仍操刀杀生。解三之子不同其父，专宰肥牛，日子越见兴盛。不久，他积攒不少银钱，准备翻盖新房。扒旧屋的时候，扒出了那个人头黄，解三之子只认得一般牛黄，却不认得人头黄为何物，便求夏二指教。夏二望着那人头黄，面色冰冷，许久了才说：“是一块普通的药草，你留它没用，放我这儿吧！”

解三之子把人头黄送给了夏二。

夏二把人头黄放了，每逢听说附近有人患了疯病，就用牛黄末沏成茶送给人家治病。消息传开，患疯病的人家就来夏家求“神水”。夏二分文不取，有求必应。这样过了三十余年，夏二已年近八旬。临终的时候，他唤过家人，从怀里取出那颗人头黄，安排说：“这块药物，只可施舍，不可贪利！”

不料夏二死后，其子夏仲不守诺言，偷偷拿到省城大药店把人头黄卖了，得了许多银钱。夏家从此发了大财，又建房又买地，转眼间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富户。

夏仲有四个儿子，都因家中富有而不行正道。土改那一年，夏家被划为恶霸地主。夏仲的四个儿子被镇压了三个，剩下小儿子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解家后代仍是以操刀为业，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吸收为正式职工，有一个后来还当上了县食品公司的经理，那时候夏仲已年过古稀，望见解家飞黄腾达，很懊悔当初没听家父的话。有一天，他终经不住革命群众的批斗，悬梁自尽了！